



大莊嚴經論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請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慈一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前禮最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眾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彌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眾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莊嚴論 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乾陀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
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眾賈客
中有一優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
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
笑更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羅門等食訖

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禮塔迴還諸婆羅門見已喚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爾今云何不識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而為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是故欽仰恭敬為禮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禮乎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脩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脩羅有大勢力好為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歎惡以為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慄厲攘鞞瞋忿顛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開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朋黨競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為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刹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為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懷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及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陀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 即作是言 咄乾陀羅 出何種姓 有何道德 而名佛手 時優婆塞說 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雲除

諸善皆普備 諸於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號為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是逼惱事 此閻浮提中 瞻嘿監持地 婆塞婆私吒 提釋阿極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逼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 以手掩耳而 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咒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實語 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怪笑汝言如來
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
功德力永斷咒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
諦聽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咒 當結惡咒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眾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咒根
但有衆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

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
佛若無惡咒云何而得受他供養既不為損
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為大仙優婆塞言如
來大悲悲終無惡咒損滅衆生亦復不為利
養之事但為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為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已自處 云何結惡咒 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道 如癱著燥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斯語此
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處汝能
信此甚為希有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
設言健陀者名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號而
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第一

五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喜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為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刹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為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
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其義我昔曾聞有婆羅門名憍尸迦善知僧法論衛世師論若提碎摩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業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時所親婦即為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

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
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
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
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
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
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
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
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
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
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
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
貌神怡如華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
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爲欺

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實說有因果
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爲虛妄說言有果
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音深
生怪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
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
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旣不免難沒水而死
我亦如是過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
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
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
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外道悉皆虛偽唯有
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
爲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
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緣經時其所親眷與諸婆羅門歸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得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喜怡異常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
爾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將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

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種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帙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 尚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是言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種種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迦聞是語已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慢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不知法相錯亂因果於瓶因果淺近之法尚無慧解分別能知況解人自身身根覺慧因果之義爾時其親友語憍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因果彼論中說破瓦以為瓶因云何而

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因於縷以為經緯然後有甕瓶瓮亦爾先有瓶故然後有瓦若先無瓶云何有瓦復次破瓦無有瓶瓮有用是以破瓦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瓶不用破瓦又見瓶壞後有破瓦瓶瓦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信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生皆為無明之所覆弊盲無目故於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識都應棄捨譬如鴉鵂

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藏竄無有力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言若如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寧可得比僧法論耶憍尸迦言如僧法經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汝僧法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牛鋒者況辦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汝僧法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常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法經中說鉢羅陀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處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有愆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

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憍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迦語親友言

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身初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

時親友語憍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憍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如穀子眾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于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

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
現在心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
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
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
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
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
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
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
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
法令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為讀十
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
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
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
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
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相有用識解

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
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咎答曰
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
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業不起
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
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復次若身見非過
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
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
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群邪皆隱弊 我今遇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殊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禮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慈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疋

我今歸依彼 卷二 無等戒定慧

十二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爾深解佛之功德親
 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無量功德如沉
 水香黑種津膩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
 聞如是我見如來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
 功德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最
 勝亦如有人於華池邊見象足跡則知其大
 覩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聖跡功德最大見
 其親友深生信解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
 昔來讀誦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
 頃解其義趣悉捨衆典極爲希有即說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令我等輩得生厭離生

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名稱普聞遍十
 方刹外諸邪論前後有過猶如調語不可辯
 了由彼有過令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
 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思
 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如夏時日
 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猶如寒時思
 念彼日于時親友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
 何事憍尸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
 中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
 一切鴿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既出於世一
 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今欲出家學道於是
 憍尸迦從親友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
 已後得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
 道常爲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緣經論
 而破析之

卷一

十三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老
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
請諸眾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
請諸眾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
故不用我等沙彌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
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昔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偻肢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
師子數其要脉令其瞋恚諸沙彌等皆作是
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
時諸沙彌即說偈言

所謂長者者 不必在白髮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眾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偻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慈一 心生大歡慶 十四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更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見

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相壞汝善

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嘯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眾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眾僧者少形相夫
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斷諸
結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
作甚為不是若以爾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
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

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經中不輕王子
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
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
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
有疑悉皆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

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卷一

十五

眾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眾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眾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憊 譬如大叢林
蒼蘂雜伊蘭 眾林雖參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最下衣 猶直十萬金
眾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力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眾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投地求
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愆咎頭聽懺悔所有
疑惑幸為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爾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檀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為勝沙彌答曰汝寧不知有三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也沙彌答曰我於僧佛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 厥名突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 如來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煙炎同時起 瞿曇彌奉衣

佛勅施眾僧 以是因緣故 三寶等無異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於水中不與眾僧沙彌答言如來於食都無憍惜為欲顯示眾僧德力故為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

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故以衣奉佛佛迴向僧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今已後於眾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 禪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 流注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藥 亦如好良地 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 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黔毗羅此三族姓子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

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眾即

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衆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猛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爾時沙彌說偈讚已檀越眷屬心大歡喜皆

得須陀洹果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音釋

嗤尺之切 喟丘愧切 慄力荏切 簸補過切

顛之騰切 廁初吏切 帙直質切 愀七小切

也懷輕傷也 毳達協切 瓮烏貫切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 鷄鷄